

Shanghai 上海人Ren



上海证大研究所

学林出版社

献给正在创造历史的新上海人

Shanghai
上海人 Ren

上海证大研究所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人/上海证大研究所编.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2.12

ISBN 7-80668-427-1

I. 上... II. 上... III. ①民族文化-研究-上海市
②市民-性格特征-研究-上海市 IV. ①K295.1②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2244 号

上海人



编 者——上海证大研究所

责任编辑——乐惟清

特约编辑——黄 鸣

封面设计——王国樑

责任监制——应黎声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640×965 1/16

印 张——18

字 数——25 万

版 次——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8 000 册

书 号——ISBN 7-80668-427-1/G·163

定 价——28.00 元

前言

在近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中，上海，始终成为中国的焦点；上海人，也成为一种十分特殊的群代的专用名词，颇受全国甚至世界关注。理解和解读上海及上海人，等于理解和解读我们时代的变局和进化，特别当上海再度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哨，成为我国现代化实践的核心基地，并且成为这一背景下多种文化交汇接触的要冲时，一代新上海人正在走上上海的舞台。因此历史地、全面地解读一代新上海，是十分有意义的。

为了对这个有趣的课题进行深一层的探讨和磋切，证大研究所于2001年9月举办了一次关于“新上海人”的大型学术研讨会，邀请了上海各方面（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学等等）的著名学者专家与会，对该主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讨，并且出现了非常热烈的学术争论。我们将这些学术论文结集出版，相信它应当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上海人”的一个准备。

对于“新上海人”，大家一致同意，如上海本身一样，是生生不息的；新上海人变成老上海人，老上海不断吸纳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背景的新移民和上海本地区居民，为城市带来源源不绝的新观念和新知识，又派生了新上海人。

移民与原居民最大的不同，在于新移民与本域文化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欣赏和认同的基础上做出的选择，这决定了他们对移民文化的了解和深入，有可能远远全面和深切过原居民。

为了历史地、全方位地探索新上海人和老上海人的互动关系和因缘，我们特别将全书分为四辑：新上海人看上海，老上海人说上海，洋人看上海和香港人看上海四个部分，以再证实海派文化的足迹。

文化是内在的，看不见、摸不到的，但它的力量是强大的、无限的。

当越来越多各路英雄，由新移民归化为新上海人，再由新

上海人蜕化为老上海人时，上海才会保持一贯的生气和活泼，不断实践原有的疆域，不断呈现出新的地平线。

在英语中，old 可解释为“老”与“旧”。

上海人会老，这是不可抵抗的自然规律。

上海人不会旧，因为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

作为在上海已奋斗了有 10 年的民营企业——证大集团，我们谨将此书，献给敢于追求理想生活并创造上海历史的代代新上海人。

上海证大研究所

2002 年 12 月

目录

前言 上海证大研究所 / 1

第一辑 新上海人看上海

从三峡到石库门 余秋雨 / 郑逸文 / 3

寻找上海 王安忆 / 11

“新上海人”与当代中国的文化生命 王德峰 / 23

上海究竟能有多大 戴志康 / 34

· 权利的空间：市民意识与上海政治文化 林尚立 / 37

由上海提前进入老龄社会所想到的 华 民 / 45

创造人和——新旧上海移民的比较 葛剑雄 / 49

上海，贵姓？ 程乃珊 / 55

上海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熊月之 / 62

上海人：历史与现代 杨国荣 / 73

· 上海人、上海文化和上海的知识分子 陈思和 / 81

呼唤上海人的权利与规则意识 郝铁川 / 92

“新上海人”与“老上海人” 万曾炜 / 96

上海人与现代人——一个文化哲学的探讨 吴晓明 / 100

网民是新上海人的主体 邓伟志 / 111

海派佛教及对上海人精神生活的影响 王雷泉 / 114

上海的文化地位与公民素质 朱学勤 / 119

新上海人的生活观念 俞吾金 / 124

上海人的地方意识和世界意识 张汝伦 / 131

方法与故事：我心目中的“上海人” 曹锦清 / 139

奴性：上海人人格结构中的一个致命弱点 陈学明 / 149

民营科技企业企业家：知识经济时代的新上海人 鲍宗豪 / 158

“新上海人”的界定及其内涵分析 周 山 / 167

“上海人”的族类内涵和“新上海人” 顾晓鸣 / 173

- 新上海人应具备哪些意识?胡守钧/180
 新上海人应在文化产业中有所作为马 驰/188

第二辑 老上海人说上海

- 到底怎样说上海人张爱玲/197
 到底是上海人
 公寓生活记趣
 更衣记
 打人
 证券交易所茅 盾/211
 徽音话说老上海林徽音/215
 霞飞路
 沿吴淞路北行
 外白渡桥夜眺
 最短的街
 浴室
 弄堂风光说上海木 心/223
 弄堂风光
 亭子间才情
 过去的过去

第三辑 洋人看上海

- 上海书札(日本)金子光晴/235
 双城记(美国)李欧梵/240
 香港作为上海的“她者”
 怀乡:上海,作为香港的“她者”
 关于老上海的香港电影
 上海复兴

第四辑 香港人看上海

- 时空的漫游(香港)也 斯/257
 文学的上海——1931(香港)王德威/269
 闯上海 先武装自己
 ——访威格斯物业顾问(上海)助理董事杨达 …江岸绿 277

第一辑

新上海人看上海

从三峡到石库门

——谈生态图像的良性转换与城市形象重塑

余秋雨/郑逸文

一、三峡有可能出现生态图像的良性转换

郑：余先生，不少文人一直在感叹，现代化的进程会严重损害人们记忆中的审美图像，从三峡到上海的石库门都是这样，但是我发现你对这个问题一直抱另一种态度。前不久，在上海文汇报与江苏新科集团联合主办的《三峡史诗》巨幅通景山水画创作活动的一次筹备会上，你作为各地画家联合邀请的艺术总监，又一次表述了这种态度，你能对这个态度概括一下吗？

余：文人喜欢缅怀，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因为缅怀是通过想象寻找生命历程的印证。但文人应该小心了，我们的缅怀大多是一种抽离了整体生存状态的主观提纯，带有很大的虚构性，这种虚构性对于艺术情怀是必需的，但对于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却是一种心理障碍；其次，即使损失的一切确实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作为文化人和艺术家也应随着社会发展努力构建新的审美图像。这就像人生的不同阶段，逝去的岁月固然不错，但是既然新的阶段不可避免，我们应该努力发掘和打理今天的美好。在这一点上，西方的文化人和艺术家做得比我们好。西方现代化的步伐更快，他们的文化人和艺术家一方面用作品保存古典意蕴，一方面努力开拓新的感知系统，而不会一头陷入在消极的抱怨中。其实我们的汉唐时代也是这样，唐代的诗人也怀古，却不会渲染出一种前代遗民般的背时酸楚，因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寻找和营造崭新的大唐之美，即使感叹之声也有金石之音。

郑：以这样的态度，你会认为过去的三峡很美，今后的三峡也会有另一种美，我们应该以积极向前的态度来面对这种转换，是吗？

余：是的。三峡大坝该不该建，是水利学家、环境学家和各

级领导机构的事,我们不太懂,但既然人大已经通过,建设已经初具规模,我们作为大禹和李冰的后代,应该乐观其成。所谓“乐观”,也包括着一种审美态度,即准备迎接一种新的美。这次全国各地的一些著名画家联袂创作一幅 50 多米长的长卷山水画,把大坝落成前的三峡风光留存下来,以后等大坝落成,还会有同样的活动,到那时,两种长卷遥相对照,证明这次“治水”和古人的历次治水不同,有着高度的行为自觉,包括审美图像良性转换的自觉。

郑:你所说的行为自觉一定是包括利弊权衡的,现在还有不少人三峡工程的利弊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听听你这方面的想法。

余:其实我在这方面是缺少发言权的,但我知道一些人喜欢凭着道听途说对许多人和事采取否定态度,其实这是很草率的。前不久,我在电视里看到,很多签名否定北京国家大剧院建筑方案的人,既不懂建筑又不懂演剧,主要受了某种情绪的蛊惑。

几年前,日本 NHK 电视台组织过一次活动,让我和一些日本汉学家几天几夜漂流长江,一路上畅谈长江文化,同时在日本直播。我记得我的那些日本的谈话对手从重庆上船的时候,

今日上海



都不赞成修建三峡大坝，但等到航行结束，他们却改变了态度。我想主要原因是，他们看到原先心中想保留的一切并不是那么美好，而他们想否定的工程，也没有外面传说的那么糟糕。

长江沿岸早已不是李白杜甫诗作中的长江了，这一点是海外的学者想像不到的。三峡尽管依然气势恢宏，江景依然很美，但江边小镇生活水平差，排污力度大，多少化肥，多少粪便，向江中倾泻。还有那么多的小煤窑、水泥厂，每天在江边制造污染。

我们现在说的生态，还不仅仅是人类大量排污的生态。我妻子的老家在安徽，我的好多学生在湖北，我经常能看到那儿洪涝灾害、一片泽国的悲惨景象，年复一年地抗洪救灾。要解决万里长江的生态灾难，惟一的办法是引入高水平的科学资源和生态资源，投入巨大的国家力量来改造三峡，按照 21 世纪的观念来获得生态平衡。

郑：但是，三峡在这一过程里失去了那种自然天成的景象，这是不是也是一种遗憾？

余：这就是我说的审美图像的转换。在变革中，一种新的更为符合人道的生态环境在逐渐诞生，这新的景象一定会有新的魅力、新的诗性。事物应该是在不断的转换诗意、诗性中往前发展的，我们很难设想完全停留在一种陈旧的意境上。20 世纪 50 年代把长江三峡里的很多礁石炸掉了。过去，长江的险峻之美是和这些礁石连在一起的，礁石炸掉以后，这样的险峻之美没有了，随之而去的是触礁翻船的悲剧。三峡失去了一种险峻美、悲剧美，它被另一种美所取代，方便、温和、恬淡。这种转换，对三峡来说未必不是好事。

二、石库门生活的改造开启了新的审美意境

郑：你是否想过你对三峡审美图像转换的分析有更广阔的适应面，如像上海的城市改造？

余：是的，我觉得这对上海城市改造中所涉及的问题有同样的意义。我谈这个问题时非常感性。一些作家文人认为现在上海的城市改造把上海的味道冲淡了，把一种恬淡的居家的上海生活图景冲淡了。其实，原先上海的自然和自发的民众生态

并不像作家文人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旧时的上海，我们是有记忆的，石库门的生活是一种不堪回忆的拥挤。每家人考虑的都是自己，许多人把东西放在窗外，放在弄堂里，至于这套房子对于整个社区的审美关系，这个社区对于整个上海的审美关系，是没有人管的。人们常常回忆起民间生态中梧桐树下的叫卖声，这好像很有诗意，其实忘了当时绝大多数人难以摆脱煤炉和马桶，忘了他们每天早晨的生活是在倒马桶的声音里开始的。

现在，上海的民众生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人的自身状况，另一是人的居住环境。许多旧城区被改建，许多危房区被改成大片大片的绿地。融入了许多现代建筑理念和时尚观念的街区成为这个城市与新时代衔接的标志。这座城市新的审美图像在充足的现代气息中得到某种转换，我看基本上是积极的，良性的。

三、我们不能用记忆来为城市建设作规划

郑：社会的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种种渴求与改造欲望获得了最大满足的可能，如同我们改造三峡，如同我们改造上海的旧城区，改造石库门。不同的是，三峡是自然景观的改造，而石库门则是从它最初的兴起，便已揉入了许多人为的居住理念，有许多历史的文化的发展痕迹嵌留在里面。改造这种生态，转换这种审美图像，激荡起的心绪会比三峡复杂得多。这种变化发生在自己的故乡，于是在心头起伏的诸多念想就更被记忆左右，一种被童年回忆缠住的稔熟的亲情会被铸入城市的建筑与街道，回首时，一碗阳春面都是幸福。我们面对这样一种被绝对化的审美图像，面对自己城市的日新月异，必须承认的是许多与往事相关相连的记忆场景都无从兑现了。

审美图像转换中诞生的是与时代相辅相成的新景观，但失落的是永远无法兑现的记忆。人们在享受新景观带来的种种感官满足的同时，无法消除的是回忆的某种酸楚。这一点，旅居海外的上海人感触很深，他们常说，回上海后找不到家门，现实中的上海与他们记忆里的上海已经非常不同，记忆变得无法兑现。

余：记忆是心灵的权力。对于旅居海外的上海人来说，现实

中的上海已不是他们记忆里的上海，他们会失望，但这个与城市建设没有关系。这是一种游子情结。故乡的魅力在思念中。但思念其实并不是当时的实景，你已经筛选过了。思念中的家乡是美的，那么我们应该让现实里的家乡也很美，而不要把思念作为抱怨今天上海的理由。台湾艺术家林怀民说，他们一个团来上海，所到之处为找不到石库门而抱怨。出租车司机停下车来与他们争论，说你们台湾人心中的老上海是虚假的，总不能为了你们的游览，让上海人再过过去的那种生活吧。林怀民说，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民生第一。

我对家乡的回忆就是这样。我的很多海外的读者都想看看我的家乡，因为我的作品里写到许多童年的好东西，写到一个老窗口，窗外有一座山，然后有小船，乌篷船，夜航船。但是，他们去了都有点失望，因为现在我的破楼前就是高速公路，非常现代化。我当然希望我的家乡还是小河里的夜航船，但是我非常明白一点，我的审美缅怀是以极度贫困为前提的。

回忆具有极其美好的夸张。但是，这和城市建设者们的思维是完全两件事，不能混同。可以去缅怀，但决不能用这种缅怀去给城市建设划定一种范畴。如果用它来为城市形象的重新塑造划定某种范畴，就太不理性了。

四、面对文学，面对历史，都要 由衷地赞美现在的上海

郑：人性的美好就是它有能力省略好多肮脏。但是，筛选过的回忆毕竟不能当作现实去追求。那么，我们面对历史，面对记载旧时居家风情的文学，如何评价昨天的上海和今天的上海？

余：作家和读者都有权力去缅怀一些往事，但是作为社会考察的理性思维远非那么简单。我曾经系统地作过研究，一是从文学意义上体会张爱玲作品的情绪，二是作为一个学者对上海的社会历史进行考察。这两个方位告诉我，历史允许老上海从事建设的时间太短。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还是军阀统治的时代，后来到日本人发动“一二·八”，这中间有多少时间能够允许从容建设？拿外滩来说，它也只是100年前西方冒险家在上海薄薄地造起的一排楼。

郑：这“薄薄”两字用得非常好。因为当时外滩的周围，留在历史里的是更多的贫困和破败。

余：那时只有少数的外国人和外国人周围的高级职员，以及一些流亡的“寓公”能过得阔绰。千万不能把这个队伍的人数夸大。其实，这种豪华圈子的范围很小。我们确实不能把整个中国大地苦难深重时一群西方冒险家和一群东方逃难者组合在一起创造出的一些故事和神话夸大了。所以，面对文学，面对历史，我们都应该由衷地赞美现在的上海。只有这样，才可能在人道的意义上，在生态的意义上出现一个基准。

五、需要寻找到一座城市的美学本性，保留它，发展它，让它受到现代化的关怀

郑：那么，上海还要不要寻找和保留它曾经有过的城市风格呢？

余：当然是要的。但必须在新的选择和新的总结的基础上来保留。结构应该是新的，可以有一些传统民居的元素，甚至是一些审美意味就可以了。

我比较喜欢的是两种方法，一是在传统民居中进行旧瓶装新酒式的改建。北京的四合院中有一些很好的建筑尝试，里面已不是那么拥挤，有了卫生设备、煤气灶和空调，木头楼梯也改成了比较时尚的样式。第二种方式是，汲取原来的民居中的审美意味，构建一个全新的建筑。如上海的“新天地”，这是大手笔，它把旧上海的审美符号和现代结构作了很好的结合。这有点像五星级酒店里的一个明代的、全部是中国古典色彩的殿堂，这就非常好。我认为要营造一个今天的上海，建设者不必过多考虑文人的缅怀。只有失去时，才能有缅怀的意义。当一切都存在时，反而不对了。这情景就像我对小学的态度一样，当老师终于老了，同学都找不到了，教室显得那么小了，才会产生缅怀，才有味道。但一切都是老样子的话，我觉得又不对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来了。

郑：我们的城市建设在冷静地区别开作家文人们的种种怀旧情结后，是不是也应该受到某种审美的控制，比如遵从一个城市的基本美学本性？

余：我们确实需要寻找到每一座城市的美学本性，经过刻苦的查找以后进行认真的设计。例如“新天地”的设计，哪怕是像我这样在上海生活了很久的人，看到那些图景我还是认可的。现在好多城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慢慢地变得千篇一律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弊病。

六、对一座正在不断变化不断进步中的城市， 我们需要在新的建筑框架中发现新的诗意

郑：一座城市在结束它的旧时代向新概念迈进的时候，一些旧的破败的建筑和街区会被拆除，一些新的含有现代建筑理念、艺术追求和人文关怀的建筑在诞生，这新的景观是城市新的面孔，它在人们审美过程里消除隔膜，并且产生熟稔的亲 and 感是需要时间的。

余：这是当然的。

郑：一种现代的建筑理念符合时代，符合现代人生活的时尚观念和节奏感觉，你怎么理解这样的建筑与古老城区之间存在的明显的距离感？

余：历史上有这样的例子：当年巴黎造艾菲尔铁塔的时候，反对最激烈的就是一批作家，一些很有名的作家联名上书，他们认为巴黎是一个非常古典的城市，放上这么一个铁家伙不协调，“我们应该造花岗岩的建筑”。但是现在谁都承认这座铁塔是巴黎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可爱和可笑全在这儿了。可爱处在于，他们要巴黎留下一个古典的城市图像，他们要在这里收拾自己古典的残梦。但是一个城市那么多人，要发展总得往前走，不往前走就无法展现充满生机的人群和社会，巴黎就是应该要有艾菲尔铁塔，巴黎后来又有了蓬皮杜艺术中心，后来的各种各样的让人大吃一惊的建筑——出来，包括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从罗浮宫的广场上竖起来。巴黎现在非常可爱。

我在西方旅行，走了很多国家，看到一些一二百年没有任何变化的古城。这些城市对外国旅行者来说，是有得可看的，但是对住在那里的人来说，那就是把祖宗的一些生态拿来让大家参观，仿造祖宗曾经用过的武士刀在那里晃来晃去。平心而论，他们太可怜了。上海正在迅猛地发展着，变化着，这是非常可喜

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乐观其成。

郑:一个崭新的上海正在与一个有着旧城风情的老上海重叠,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应该相信它们必然会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如同巴黎。但现在这重叠还不那么妥帖,不那么和谐。

余:应该学会在新的结构中寻找新的诗意。我们要学习国际上现代主义艺术家的立场,他们甚至能在玻璃幕墙里寻找到新的诗意。现在的问题是,新一代人的生活节奏造成的人生诗意,我们文化人没有找到,也不屑于找,我们习惯于往历史里去翻找诗意。这是我们文化研究者的问题。

(原载《文汇报》2002年4月12日,记者郑逸文)